吴山上的点实在太多，我只关注那些在我们整个民族历史上留下印记的人和事。

●郁达夫《城里的吴山》

郁达夫所讲的游山路线：“从东面上山，一直的向南向西”。

●《儒林外史》第14、15回“马二先生游西湖”

●《史记》伍子胥列传（可以对比同为楚臣的屈原）

“忠不必用兮，贤不必以。伍子逢殃兮，比干菹醢。与前世而皆然兮，吾又何怨乎今之人?”（屈原《涉江》）屈原这位“爱国者”称赞伍员这位“叛国者”忠贤。

~~~~~~~~

●据史料记载，当西湖还是一个浅海湾时，吴山和宝石山，曾是怀抱这个海湾的两个岬角（jiǎ突入海中的尖形陆地）。因为吴山近海，渔民常在山上晾晒渔网，所以山名就叫“网晒山”。春秋时，此地是吴国的南界，故有“吴山”之称。

●吴山岩石的主要是石灰岩（碳酸钙），长期在风化水蚀下，容易形成怪石嶙峋、洞穴遍布、泉水叮咚的喀斯特地貌。（以十二生肖石、瑞石古洞为代表）山上有50多处自然景观，尤以峰、石、洞、泉、树为胜。

【喀斯特地貌】又称岩溶地貌，是具有溶蚀力的水对可溶性岩石（大多为石灰岩）进行溶蚀作用等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的总称。除溶蚀作用以外，还包括流水的冲蚀、潜蚀，以及坍陷等机械侵蚀过程。溶洞、石林等等，云贵高原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。桐庐瑶琳仙境。

●吴山是一座“俗山”，旧时山上有三多：寺观庙宇多、茶坊酒肆多、民俗活动多。山脚下的大井巷、清河坊一带，自宋元明清至民国，一直是杭州的城市中心和商业繁华区。

旧时吴山上的庙以“多、全、俗”为显著特点。多——素有“七十二庙”之说，据20世纪40年代统计，山上约有庙观130座，但多数是规模不大的小庙。全——自明清以来，吴山上佛寺、道观、神庙、祠庙、庵堂等，后来连基督教布道所、天主教堂也挤上山来了。俗——民俗气氛浓厚，首先是庙宇内供奉的，大多是民众心目中的偶像，不仅有菩萨、神仙、大帝、太岁、城隍、圣祖，有雷公、龙王、水神、火神、潮神，还有仓圣、药王、关帝、财神、喜神、痘神、鲁班、月下老人等等，其次，各种祭祀、祈祷、朝拜、法会、香市等庙宇文化活动。

●阮公祠 阮元

●三茅观 三茅真君

道教茅山派祖师：茅盈（大茅）、茅固（中茅）、茅衷（三茅）三兄弟。汉景帝时人，出生于陕西咸阳南关。江苏省有两座茅山：“北茅山”（长江以北的兴化）是他们初炼道之地，后受请前往“南茅山”（长江以南的句容）。

这一派实际是南朝的陶弘景创立的。葛洪（南派茅山）。李白。

●通玄观造像（全国文保）现存4龛6尊，最西一尊是刘敖（通玄观开山祖师），刘敖的左上方是玉清元始天尊，中间一龛是三茅真君，东侧是徐道彰（明重开山）。

●宝成寺造像（全国文保） 马曷葛剌（密宗护法神，大黑天，蒙元皇帝奉为军神） 宝成寺是吴山现存唯一的一座千年古刹。

●“感花岩” 在宝成寺后瑞士洞北

明人摹刻的苏东坡《赏牡丹诗》：春风小院却来时，壁间唯见使君诗。应问使君何处去？凭君说与春风知。年年岁岁无穷已，花似去年人老矣。去年崔护若重来，前度刘郎在千里。（诗解见附录）

●关汉卿纪念石

元曲四大家（关汉卿、白朴、马致远、郑光祖）之首。东方的莎士比亚。1958年被世界和平理事会评为“世界文化名人”。感天动地窦娥冤、单刀赴会、就风尘……

《南吕一枝花·杭州景》（纪念石上有）

普天下锦绣乡，环海内风流地。大元朝新附国，亡宋家旧华夷。水秀山奇，一到处堪游戏，这答儿忒富贵。满城中绣幕风帘，一哄地人烟凑集。

[梁州第七]百十里街衢整齐，万余家楼阁参差，并无半答儿闲田地。松轩竹径，药圃花蹊，茶园稻陌，竹坞梅溪。一陀儿一句诗题，一步儿一扇屏帏。西盐场便似一带琼瑶，吴山色千叠翡翠。兀良，望钱塘江万顷玻璃。更有清溪绿水，画船儿来往闲游戏。浙江亭紧相对，相对着险岭高峰长怪石，堪羡堪题。

[尾]家家掩映渠流水，楼阁峥嵘出翠微，遥望西湖暮山势。看了这壁，觑了那壁，纵有丹青下不得笔。

●第一山（米芾）明万历年间，钱塘县令从江苏盱眙县南山石壁上摩拓而来。

立有米芾“第一山”石刻者有十余座：山东泰山、河南嵩山、江西庐山、湖北武当山、四川峨眉山、陕西终南山、浙江杭州吴山、江苏盱眙南山、江苏南通狼山、四川富顺钟秀山……

“宋四大书家”“米黄苏蔡”（蔡原为奸臣蔡京，后来换成蔡襄）。

当时书坛公认，“（米芾书法）其体势俊迈，为苏、黄、蔡三家所不及。”米芾曾自称，他的书法其实是在于“刷”字，而刷的乐趣就是要“运笔迅劲”的快感。相比而言，苏轼“画”字，黄庭坚“描”字，蔡襄“勒”字，都没有米芾的大笔一刷来得酣畅淋漓。

米芾的书法在宋四家之中排在苏轼和黄庭坚之后，因为他的书法十分好势，有点夸张。他的书法整体布局大气，稳不俗、险不怪、老不枯、润不肥，大概姜夔所记的“无垂不缩，无往不收”也是此意。

●吴山第一峰（朱熹）

金主完颜亮《南征至维扬望江左》：万里车书尽混同，江南岂有别疆封。提兵百万西湖上，立马吴山第一峰。”

这几个字没有题名。朱熹在杭州的杭州西湖区双浦镇下杨村的昙山南侧，是杭州迄今发现唯一的朱熹题名石刻。据清代张道的《定山小识》记载，石刻为南宋思想家朱熹的真迹，记载了朱熹自杭州返闽途中偕弟子同游昙山的情景。

●鼓楼 五代 朝天门（钱弘俶对宋纳土称臣，为表归松诚意，建朝天门）

明 浙闽总督胡宗宪重建，由幕僚徐渭（徐文长）作《重修镇海楼记》

●江湖汇观亭 徐渭楹联：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图画， 十万家烟火尽归此处楼台。

●有美堂 欧阳修《有美堂记》 苏东坡《有美堂暴雨》

●阅古堂 韩侂胄tuō zhòu  陆游《阅古堂记》

●宋樟 800多年树龄，吴山上树龄最长的

●浙江体育会摩崖题记 浙江体育会成立于1912年8月。是由光复会会员和浙江军政要人朱瑞、吕公望、叶颂清等于秋瑾殉难5周年时在杭州举行大会，复建秋瑾创办的体育会，后在云居山东侧刊刻摩崖题记。

秋瑾作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，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，秘密联络各地会员，并以“体育会”为名义组织光复军。她曾在吴山上与徐锡麟密谈，决策武装起义，并吟诗一首 《登吴山》：老树扶疏夕照红，石台高耸近天风。茫茫浩气连江海，一半青山是越中。（城隍阁下和吴山广场都有“吴山天风”几个字）

●另，三仙阁（张三丰）；层园（李渔 《闲情偶寄》就是在这里写成的）；玄妙观（据说吴承恩曾寓居玄妙观数月，并将泥马渡康王、宝成寺大黑天降女魔等作为西游记素材），施公庙（施全）……这些地方都已不在。
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吴山感花岩

《吴山大观》说：感花岩诗刻出典，相传唐朝诗人崔护，一日独自春游吴山，因口渴，叩开山上一农户家，乞讨一杯茶水，受到一年轻女子的热情接待，遂一见倾心。第二年春，崔护重来吴山寻访此女，不料“门庭如故，庭院桃花依旧”，而少女却不知去向。崔护惆怅之余，遂在寄宿的宝成寺厢房壁上题诗一首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题罢悻然离开吴山。

显然这是一个不懂诗词的附会说法。崔护此诗的标题是《题都城南庄》。唐朝以前的杭州还不是什么都城。苏东坡写的也不是桃花，而是牡丹花。《吴山大观》的作者这样去理解苏东坡的诗中所提到的崔护，显然就是不懂诗词的人。

苏东坡的这首诗是在杭州题赠给赵抃（ｂｉàｎ）的。赵抃于宋神宗熙宁三年（公元1070年）任杭州知州（太守）。因赵抃曾担任过参知政事（相当于副宰相），故苏东坡尊称他为赵倅（读“cuì”，是副职的意思）。苏东坡是在赵抃调离杭州的下一年（熙宁四年）来杭州任通判（知州的副手）的，并于次年春天游览宝成寺，见到寺院内有赵抃的题诗，才灵感突发，而写下《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》一诗。

苏东坡诗中写的“使君”，指的即是赵抃（古代尊称奉命出使的人为使君，汉时称刺史为使君，汉以后用以对州郡长官的尊称）。该诗的第二句“应问使君何处去”，不仅是问赵抃离开杭州到哪里去了，还含有苏东坡对赵抃的怀念。因为他们俩都是因为政见不同而先后被贬到杭州的（赵抃和苏东坡都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先后遭贬）。再联想都是做事的人，却都在千里之外，如果隔年桃花变成了菜花。而崔护隔年来不只是要说“人面不知何处去”了。桃花都变成菜花了。那种感受又是什么？这个对比是具有颠覆性的。

妙就妙在“前度刘郎在千里”这句，苏东坡引用了唐代刘禹锡因参与“永贞革新”而遭贬谪的典故，将比较与比喻深化。以此抒发他与赵抃的共同遭遇。赵抃离开杭州（熙宁三年十二月）不久（赵抃第一次出任杭州知州，仅任职六个月就调离了），苏东坡到杭州（熙宁四年十一月）不久（此为苏东坡第一次到杭州任职，为杭州通判）。一个刚走，一个刚到，所以后来者只能“壁间惟见使君诗”了，出于对故友的怀念，理所当然要“应问使君何处去”。

这个“应问使君何处去”与崔护联系起来就一语多关，让人浮想联翩。足见苏东坡写作的高明。诗词背后的表达就不仅仅是感慨花与人了。诗的奥妙就在于比较中的关联。看桃花是看花，看牡丹花也是看花，还有菜花也是花。而这些花都与春风可以相关。崔护说花还是去年的花，但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而苏东坡说的是，年年来看花，春风与花依旧盛开，人也依旧来看花。但看花的人已经老了。颠覆崔护的这首著名的诗词是具有震撼性的。

崔护是看花人。刘禹锡是种花人。“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三度到长安，玄都观里桃花已尽，于是又作了一诗：“百亩庭中半是苔，桃花净尽菜花开。种桃道士归何处，前度刘郎今又来。”提起刘禹锡在千里之外而说崔护重来，大有桃花已经变菜花的味道。那种感慨不是外行人所能明白的。牡丹花虽好，但如果种花人不在了，也会变成菜花之类的了。而人垂垂老矣，这些美好的牡丹花不知道那时还在不在了？把这几首诗比较阅读就会获得一种强烈的感知。如果再借花来说事，才华与政绩又何尝不是一种鲜花呢？诗言志。作者的志趣尽在不言之中，而能够让人明白其中的内容。这才是诗语言的奥妙。想来把这首诗刻在这里是有崇敬的意味。这是诗词中的经典，作为诗词的学者是可以以此为典范来破解诗词语言奥妙的。

现在感花岩处建了一个保护亭，亭中间两柱有一副对联：“花落春风一弹指，人如玉局千秋知。摩崖的两边是“岁寒”、“松竹”四字，为明人吴东升所刻。摩崖的正文是苏东坡的《赏牡丹诗》：“春风小院却来时，壁间唯见使君诗。应问使君何处去？凭君说与春风知。年年岁岁无穷已，花似去年人老矣。去年崔护若重来，前度刘郎在千里。”



关汉卿 | 狂放不输李白，身世成谜的浪子班头

唐诗宋词元曲，每一个词语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高峰。唐诗的高峰有李白，有杜甫；宋词的高峰有苏轼，有李清照；而元曲的高峰则是被称为元曲四大家的关汉卿、马致远、白朴、郑光祖。

作为元曲发展较为早期的人物，关汉卿的剧本可以说是较为简单的，没有后来《牡丹亭》那样长的篇幅去铺垫人物形象、营造情景氛围。关汉卿的本子楔子＋四折就结束了。

但是，作为元曲四大家之首，关汉卿以其逼人的才气，在有限的内容里塑造出丰满的人物形象，跌宕起伏的剧情，曲词也是妙语连珠。因此被称为“东方的莎士比亚”。

可是，这样一位鬼才艺术家，却是一个身世成谜，浪荡不羁的人物。

一 记载不详？何许人也？

比起其他的剧作家，关汉卿作曲数量丰富，传唱甚广。说起关汉卿，大家都会激动地说：就是那个写了《感天动地窦娥冤》的才子吧？还有《救风尘》《单刀赴会》！

然而，对于他生卒年几何，父母是谁，一生经历了什么，却无人知晓。就连记录元代剧作家的专著《录鬼簿》对他的介绍也只有一句话：“关汉卿：大都人，太医院尹，号已斋叟。”

事实上，就这短短的一句话也是争议不断：《平史类则》说关汉卿是解州人；《祁州志》说他是河北伍仁村人士。号已斋叟？《析津志》说他名为关一斋，字汉卿。

身世成谜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他是一个风流倜傥、博学能文、滑稽多智的才子。
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有诗为证。

二 自画像：盖世界浪子班头

关汉卿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老人家自己在《一枝花﹒不伏老》告诉我们了：是普天下郎君领袖，盖世界浪子班头。

▼

〔尾〕

我是个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匾、炒不爆、响珰珰一粒铜豌豆，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、斫不下、解不开、顿不脱、慢腾腾千层锦套头？我玩的是梁园月，饮的是东京酒，赏的是洛阳花，攀的是章台柳。我也会围棋、会蹴鞠、会打围、会插科、会歌舞、会吹弹、会咽作、会吟诗、会双陆。你便是落了我牙、歪了我嘴、瘸了我腿、折了我手，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，尚兀自不肯休！则除是阎王亲自唤，神鬼自来勾。三魂归地府，七魄丧冥幽。天哪！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！

首先，关老非常倔强。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扁、炒不爆，自比铜豌豆，这脾气可以说是“又臭又硬”了。

其次，关老幽默地倔强着。他抖着机灵说：想要让我不这么浪荡不羁？不可能的！就算你落了我牙、歪了我嘴、瘸了我腿、折了我手，我也是不肯回头的。你说我什么时候回头？等阎王爷来勾魂的时候吧。

另外，关老多才多艺。你看他玩梁园月，饮东京酒，赏洛阳花，折章台柳，格调非常高，一般的玩意儿还入不了他眼。双陆、围棋、歌舞、吟诗，可以说是样样精通了。

三 文如其人

就像上面说的一样，虽然关汉卿真实的生活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了，但他的作品就像他的代言人一样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内在真实的关汉卿。

接下来，就让我们欣赏几首关老的作品，走近这个狂放不羁的元代鬼才。

▼

感天动地窦娥冤

〔滚绣球〕

有日月朝暮悬，有鬼神掌着生死权。

天地也，只合把清浊分辨，

可怎生糊突了盗跖、颜渊？

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，

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。

天地也！做得个怕硬欺软，

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！

地也，你不分好歹何为地！

天也，你错勘贤愚枉做天！

哎，只落得两泪涟涟。

著名的《窦娥冤》选段。窦娥在这里问天问地，振聋发聩。大概只有明快的元曲可以这样痛快地怒骂了。

▼

关大王单刀赴会

〔新水令〕

大江东去浪千叠，

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。

又不比九重龙凤阙，可正是千丈虎狼穴。

大丈夫心别，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。

〔驻马听〕

涌山叠，年少周郎何处也？

不觉的灰飞烟灭。

可怜黄盖转伤嗟，破曹的樯橹一时绝，

鏖兵的江水犹然热，好教我情惨切！

这也不是江水，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！

关羽单刀赴会是《三国演义》里的知名片段。在关汉卿笔下，这个场景犹为悲壮：浪花滚滚，这江水正是二十年来的英雄血啊。

▼

四块玉·别情

自送别，心难舍，一点相思几时绝？

凭阑袖拂杨花雪。

溪又斜，山又遮，人去也！

除了剧本，关汉卿还写了数量不少的散曲。他的散曲依然有着鲜明的曲词特点，在明快的语句中表情达意。

这样狂放不羁的关汉卿，你喜欢吗？

朱熹和昙山石刻（与此次行走无关）

在仁桥村、陆家岭、杨村、风水洞之间，铜鉴湖的南边，有一座海拔不足百米的小山，在历史上很有名，叫昙山。从西往南再往东，沿着游步道上山，左边有一栋三层楼院子，树木中露出了粉墙，台门紧闭，不知院中场景。此屋所在地，我认为就是历史上南宋理学祖宗朱熹游玩的“郑次山”院落的古址所在。

往南走，过三五百米山路，可至昙山亭，亭檐高翘，伸向天空。站在亭边，终于找到了《定乡小识》上所写的朱熹石刻，此乃朱熹在杭州仅有的一处石刻。南宋绍熙五年，朱熹游湖埠昙山，留题一诗于棋坪石南侧。诗云“颓然见兹山，一一见天作。信手铭岩墙，所愿君勿凿。”同年十月，朱喜重游昙山，摩崖正书于仙人洞侧：“绍熙甲寅闰十月癸未，朱仲晦(朱熹)南归，重游郑君次山园亭，周览岩壑之性，裴回久之。林择之、余方叔、朱耀卿、吴定之、赵诚父、王伯纪、陈秀彦、李良仲、喻可中(注：皆其门生)俱来” ；《定乡小识》作者张道云“崖石完好，波画明丽，莹洁如常，精彩倍常，疑有神护”。清文人胡敬《定乡杂著》有记“仲晦（朱熹）铭传石上刻，数行蚀尽藓斓斑。青山一一天然在，只欠园亭似次山。”此处所讲的仙人洞就是“清虚洞”。